

# 八二三砲戰 歷險紀實



陳竹鳴（第二排左十二、郝柏村將軍左後）與昔日同袍舉行餐會，紀念金門八二三砲戰四十周年。（圖／陳竹鳴）

民國四十六年，隨部隊移防至金門，住在山後；部隊平常的任務，就是在擔任岸勤時，專門去料羅灣搶運補給品，包括各種物資及彈藥等，所謂「搶運」，就是當運補船隻於漲潮時駛近岸邊，我們就抓緊機會，將船上所有的補給品迅速搶搬完畢，讓船隻趕在退潮前順水離開，返航臺灣。

我們的另一個重要任務，就是為了要構築掩護及陣地工事，到適當的地點，爆破山邊堅硬的花崗岩，再搬運碎石至工地，那時金門遍地荒蕪，沒有樹木，辛苦的情形可以想見。

民國四十六年到金門後，共返回臺灣兩次：第一次是到屏東大武營，接受三周跳傘訓練，第二次是到鳳山步兵學校初級班一五一期受訓六個月，在此期間部隊移防至小金門。民國四十七年的八月中旬，因金門前線狀況緊急，初級班訓練的期末大演習尚未實施，就匆忙返回金門。

八月二十三日我回到小金門駐地青岐村沙溪海邊時，已經是中午了，這是烈嶼的最前線，距離對面廈門僅五公里，用望遠鏡可以清楚看到對岸人們的行動。當天晚餐後，駐守附近的同連寶有泰排長、劉益三行政官等人，到我的駐地聊天，忽然聽到大金門那邊砲聲隆隆，火光冲天，震耳欲聾。

「怎麼回事啊？」我驚訝地問。

「可能又是在演習吧！」寶排長說。

剛剛講完沒幾分鐘，耳邊就聽到砲彈呼嘯而至，而且狂風驟雨般落在我們的附近，一時間塵土飛揚，硝煙彌漫了大地，這時我們什麼都看不見了，於是迅速進入掩蔽部內。

我及寶排長是久經戰場的老戰友，曾經歷過多次與敵人近距離的生死搏鬥，如民國三十七年在河北省的塘大戰役，民國三十八年在浙東的寧波、鎮海及舟山的登步島戰役等，所以都能鎮定地處理砲擊的各種狀況。我們是駐守在地道內，而地道前面直通海邊，射口可以監視整個海面，如果敵人強行登陸，我們可以用旺盛的火力，將其殲滅於沙灘。

從砲戰的第一天開始，每天都在坑道內外防砲擊、躲砲彈，密切監視敵人的行動，還要不停地挖地道或構築掩蔽部。外面的砲聲經常轟隆隆，落在附近的砲彈，會震得陣地附近山搖地動，但是我們習以為常，繼續在地道內挖土搬石、搬運彈藥。

我在山洞內的掩蔽部頂端，發現一道裂痕，唯恐巨大的土塊掉下來把人砸傷，我不敢大意，叫士兵們離開，由我親自處理，即在腳底下墊兩個線盤，站上去後用十字鎬小心翼翼地挖。

忙了兩天之後，懸在頂端的土塊依然如故，戰士王榮貴看見我這個排長太辛苦了，要換我去休息一下，我說：「沒關係，你們都有家，排長孤家寡人一個，還是你們安全重要。」然而，他堅持要換手，並且立刻把我手中的十字鎬拿過去，把我推下線盤，他就繼續了我的工作。

我有些不放心的，走了兩步後回頭要跟他說多加小心，可是還沒開口，突然間一發砲彈落在山洞掩蔽部的上端，只聽轟隆一聲，把挖掘了一半的上方土塊震塌，把我砸倒，在塵土及瀰漫的煙霧中，只聽到王榮貴悶哼一聲從線盤上倒下來；我從土堆中爬了出來，大聲叫人搶救王榮貴，可是他已昏迷；經軍醫緊急包紮後，送往軍醫院，他的脊椎受傷，臂膀及腳踝骨也有傷，非常嚴重。我則只有腿部擦傷，幸運逃過一劫。王戰士一番好意，卻遭此劫難，讓我感到十分歉疚。

自八月二十三日起的兩個月，每天都過著緊張的生活，直到對岸在十月二十五日宣布「雙日不打」之後，心情才稍微輕鬆。

民國四十八年七月一日隨部隊調回臺灣，進駐桃園下湖基地整訓時，我請假到臺北縣三峽鎮探望代我受傷的戰士王榮貴，看到他仍躺在床上，已經半身不遂了。他的家人深明大義，沒有責怪我，而我對他及他的家人則十分感恩，如果不是他換我下來休息，半身殘廢的就不會是他。

為了熱愛國家，才穿上軍服，為了保衛家園，才在金門守護。我跟駐守在前線的同胞們，挺過了八二三砲戰，卻有千百位沒有山洞及掩護保護的軍民，犧牲了寶貴的生命，換來臺灣寶島居民安定繁榮富有的生活。

【作者速寫】陳竹鳴，民國三十六年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，投筆從戎。七十二年於校副旅長退伍，八十六年嘉義輔仁中學人事主任退休。

民國四十六年，隨部隊移防至金門，住在山後；部隊平常的任務，就是在擔任岸勤時，專門去料羅灣搶運補給品，包括各種物資及彈藥等，所謂「搶運」，就是當運補船隻於漲潮時駛近岸邊，我們就抓緊機會，將船上所有的補給品迅速搶搬完畢，讓船隻趕在退潮前順水離開，返航臺灣。

我們的另一個重要任務，就是為了要構築掩護及陣地工事，到適當的地點，爆破山邊堅硬的花崗岩，再搬運碎石至工地，那時金門遍地荒蕪，沒有樹木，辛苦的情形可以想見。

民國四十六年到金門後，共返回臺灣兩次：第一次是到屏東大武營，接受三周跳傘訓練，第二次是到鳳山步兵學校初級班一五一期受訓六個月，在此期間部隊移防至小金門。民國四十七年的八月中旬，因金門前線狀況緊急，初級班訓練的期末大演習尚未實施，就匆忙返回金門。

八月二十三日我回到小金門駐地青岐村沙溪海邊時，已經是中午了，這是烈嶼的最前線，距離對面廈門僅五公里，用望遠鏡可以清楚看到對岸人們的行動。當天晚餐後，駐守附近的同連寶有泰排長、劉益三行政官等人，到我的駐地聊天，忽然聽到大金門那邊砲聲隆隆，火光冲天，震耳欲聾。

「怎麼回事啊？」我驚訝地問。

「可能又是在演習吧！」寶排長說。

剛剛講完沒幾分鐘，耳邊就聽到砲彈呼嘯而至，而且狂風驟雨般落在我們的附近，一時間塵土飛揚，硝煙彌漫了大地，這時我們什麼都看不見了，於是迅速進入掩蔽部內。

我及寶排長是久經戰場的老戰友，曾經歷過多次與敵人近距離的生死搏鬥，如民國三十七年在河北省的塘大戰役，民國三十八年在浙東的寧波、鎮海及舟山的登步島戰役等，所以都能鎮定地處理砲擊的各種狀況。我們是駐守在地道內，而地道前面直通海邊，射口可以監視整個海面，如果敵人強行登陸，我們可以用旺盛的火力，將其殲滅於沙灘。

從砲戰的第一天開始，每天都在坑道內外防砲擊、躲砲彈，密切監視敵人的行動，還要不停地挖地道或構築掩蔽部。外面的砲聲經常轟隆隆，落在附近的砲彈，會震得陣地附近山搖地動，但是我們習以為常，繼續在地道內挖土搬石、搬運彈藥。

我在山洞內的掩蔽部頂端，發現一道裂痕，唯恐巨大的土塊掉下來把人砸傷，我不敢大意，叫士兵們離開，由我親自處理，即在腳底下墊兩個線盤，站上去後用十字鎬小心翼翼地挖。

忙了兩天之後，懸在頂端的土塊依然如故，戰士王榮貴看見我這個排長太辛苦了，要換我去休息一下，我說：「沒關係，你們都有家，排長孤家寡人一個，還是你們安全重要。」然而，他堅持要換手，並且立刻把我手中的十字鎬拿過去，把我推下線盤，他就繼續了我的工作。

我有些不放心的，走了兩步後回頭要跟他說多加小心，可是還沒開口，突然間一發砲彈落在山洞掩蔽部的上端，只聽轟隆一聲，把挖掘了一半的上方土塊震塌，把我砸倒，在塵土及瀰漫的煙霧中，只聽到王榮貴悶哼一聲從線盤上倒下來；我從土堆中爬了出來，大聲叫人搶救王榮貴，可是他已昏迷；經軍醫緊急包紮後，送往軍醫院，他的脊椎受傷，臂膀及腳踝骨也有傷，非常嚴重。我則只有腿部擦傷，幸運逃過一劫。王戰士一番好意，卻遭此劫難，讓我感到十分歉疚。

自八月二十三日起的兩個月，每天都過著緊張的生活，直到對岸在十月二十五日宣布「雙日不打」之後，心情才稍微輕鬆。

民國四十八年七月一日隨部隊調回臺灣，進駐桃園下湖基地整訓時，我請假到臺北縣三峽鎮探望代我受傷的戰士王榮貴，看到他仍躺在床上，已經半身不遂了。他的家人深明大義，沒有責怪我，而我對他及他的家人則十分感恩，如果不是他換我下來休息，半身殘廢的就不會是他。

為了熱愛國家，才穿上軍服，為了保衛家園，才在金門守護。我跟駐守在前線的同胞們，挺過了八二三砲戰，卻有千百位沒有山洞及掩護保護的軍民，犧牲了寶貴的生命，換來臺灣寶島居民安定繁榮富有的生活。

【作者速寫】陳竹鳴，民國三十六年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，投筆從戎。七十二年於校副旅長退伍，八十六年嘉義輔仁中學人事主任退休。

## 金門砲戰參戰記



二十八歲擔任中尉觀測官的楊克峰（上圖），參與金門砲戰，之後繼續在軍中歷練至少將署長（右圖）後退伍。（圖／楊克峰）



時光荏苒，民國四十七年震驚中外的金門八二三砲戰，轉瞬已過了六十四年，回想當年參戰，雖年代久遠，仍記憶猶新。

民國四十七年，筆者服務於第九師砲兵三十四營第三連，擔任中尉觀測官，駐防在小金門（烈嶼）庵頂村的龍骨九一三觀測所，所內除筆者外，尚有觀測兵吳紹全中士、通信兵郭原發下士，我們的任務，是對廈門島進行敵情搜索，適時回報上級。

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六時晚餐後，筆者



今年是八二三砲戰六十四周年，當年我服務於陸軍六十九師的連隊中尉輔導長，六十九師是金防部機動打擊部隊，負責支援作戰任務，平時擔任戰備工程及卸船運補任務。

八二三當晚，本營官兵於料羅灣協助海軍中士號登陸艦靠岸運送補給品，包括燃煤、米糧等，對岸共軍突然瘋狂砲擊，兵器連傷亡三十餘位弟兄。

## 砲戰六十四周年憶往

這段期間，運補船隊屢次遭到共軍魚雷快艇攻擊，均被我英勇的海軍擊沉。爾後海軍運補船隻泊外海，再以水陸兩用登陸艇接援作戰任務，平時擔任戰備工程及卸船運補任務。

砲戰期間，在金門外海上空，親眼目睹我空軍F-86軍刀機將共軍米格十七型戰機擊落，令人振奮。

同年九月，經國先生以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身分，率領中外記者到金門前線採訪，當年是乘海軍陽字號軍艦抵達金門料羅灣外，轉乘海軍陸戰隊兩棲登陸艇，分批搶灘靠近金門休戰中心附近的海岸線，對岸中共以砲火封鎖料羅灣，但是，陸戰隊登陸艇仍勇於搶灘登陸，再由六十九師派兵協助護送到金防部。

同年九月下旬中秋節前夕，空軍運輸機在共軍照明彈及高射砲攻擊中，投下物資及月餅，驚險萬分，但也鼓舞部隊弟兄們的士氣。

八二三砲戰連續打了四十四天，金門遭受在金門服役的充員戰士（左）即將退伍，作者樂樹珊（右）鼓勵他毋忘這段期間保家衛國的點點滴滴。（圖／樂樹珊）

四十多萬發砲彈襲擊，平均每平方公里落彈三千多發，砲戰中金防部副司令官吉星文、趙家驥、章傑三位將軍殉職，傷亡官兵袍澤千餘人，可見戰況之慘烈。親歷這場戰役，令我終身點滴在心頭。

砲戰之後的金門，有幾項重大工程建設，令人津津樂道，其中之一就是太武山山腹的「擎天廳」，可容納千餘人，是先以炸藥爆破，再由官兵憑雙手開鑿而成。六十九師師長袁子濤將軍，率全師官兵突破一切困難，於民國五十二年完成艱鉅的工程任務，每當外賓參訪此地時，常以「不可能的任務」來表達讚佩。

八二三期間曾任第十師師長的馬安瀾將軍，民國五十八年接任金防部司令官，基於軍事防禦考量，動員全島官兵單位，從金城築堤至古寧頭，破除海水漲退潮之萬難，終於完工，所圍起來的大片水域，就是現在的金門「慈湖」，四周柳樹成蔭，湖水透明，是金門重要的水利工程與觀光賞鳥勝地。

【作者速寫】樂樹珊，陸軍官校二十四期畢業，曾任排、連、營級主官，師、軍級參謀等職，陸軍少校屆齡退伍。

莊洗漱及取水，以備次日使用。接著與營測量官張學呈上尉抵達庵頂村球場，準備打球。至六時三十分，突聞對岸砲聲隆隆，原以為是共軍演習，不料一瞬間，砲彈竟在上空爆炸，筆者立即與張學呈上尉躲入附近的散兵坑。此時敵方繼續砲擊，剎那間煙霧瀰漫，村莊的房屋、樹木均被破壞。至晚上七時，砲聲暫停，筆者立即趕往山上觀測所，並與砲指部作戰官梁順璞上尉聯絡，準備進行反砲擊。

根據平時觀測資料，敵人砲陣地位於潘宅、何厝、蓮河以及洪土岩等處，大口徑火砲均為俄製，有一二二公厘及一五二公厘兩種，射程遠，火力強，對我威脅較大，輕型火砲則威脅不大。

為了壓制敵人的砲陣地，筆者於八月二十九日向作戰中心砲指部要求向潘宅、何厝及蓮河的敵砲陣地，實施大規模破壞性射擊，經作戰指揮核准，筆者立即將目標的射擊諸元報告指揮中心，以便執行砲擊。

二十九日上午九時，十二門火砲以迅雷之勢猛轟，瞬間敵陣地煙霧瀰漫，火光冲天，爆炸聲連連，潘宅、何厝的兩處砲陣地被夷為平地，約五十門敵方火砲被徹底摧毀，彈藥庫也起火燃燒。因砲擊成功，筆者獲得國防部頒發「虎賁獎章」。

九月八日，筆者發現圍頭五通道海域有十一艘共軍船隻航向共方大嶼島，似為補給物資。筆者立即向作戰中心報告，要求對該目標實施砲擊，經核准後立即執行，並由筆者負責射擊觀測，剎那間，敵船悉被擊沉。此次任務完成後，筆者因功再獲頒「干城獎章」。

以上兩次獲獎，堪稱筆者畢生之榮幸。時間過得很快，八二三砲戰時，筆者才二十八歲，現在則是九十二歲的老翁，撫今追昔，不勝唏噓！

【作者速寫】楊克峰，第二三兵團幹訓班畢業（敘官校二十五期砲科），歷任排、連、隊、組長、聯勤總部總司令辦公室主任、計畫署署長、留守業務署署長，民國七十八年少將退伍。



楊克峰在八二三砲戰期間因功獲頒的「虎賁獎章」（右）及「干城獎章」（左）。（圖／楊克峰）